

来自美国“全民故事计划”的真实故事

我曾以为 父亲是上帝

[美国] 保罗·奥斯特 主编 惠兰 译

I Thought My Father
Was God

And Other True Tales from
the National Story Project

译林出版社

来自美国“全民故事计划”的真实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来自美国“全民故事计划”的真实故事/(美)奥斯特(Auster, P.)编;惠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9

书名原文:I Thought My Father Was God: And Other True Tales from the National Story Project

ISBN 978-7-5447-3094-5

I. ①我… II. ①奥… ②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9684号

I Thought My Father Was God: And Other True Tales from the National Story Project by Paul Auster

Copyright © 2001 by Paul Au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049号

书 名 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来自美国“全民故事计划”的真实故事

编 者 [美国]保罗·奥斯特

译 者 惠 兰

责任编辑 姚 焱

特约编辑 王 维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635毫米 1/16

印 张 25.5

插 页 2

字 数 296千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094-5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编者的话

诚挚感谢以下各位的协助与支持：丹尼尔·茨韦德林，雅基·莱登，丽贝卡·戴维斯，达瓦尔·阿达兰，沃尔特·雷·沃森，姬蒂·艾瑟勒，玛尔塔·海伍德，以及汉娜·米索尔——他们都是《周末无所不谈》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还要感谢卡萝尔·曼、珍妮弗·巴思，还有从头到尾一直帮助我的——西丽·胡斯特韦特。

保罗·奥斯特

序 言

保罗·奥斯特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全民故事计划”项目的产生纯属偶然，要不是十六个月前我妻子晚餐时的一句话，这本书里绝大部分故事根本就不可能被写出来。在1999年5月，也有可能是6月，那天早上我接受国家公共电台(NPR)的采访，谈我新近写的一部小说。在那个访谈结束之后，《周末无所不谈》节目主持人丹尼尔·茨韦德林问我有没有兴趣长期固定上那个节目。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甚至连他的脸都看不见。其时我在纽约第二大道上国家公共电台录音室里，而他当时在华盛顿特区，而且在访谈的那二三十分钟时间里，我们是通过麦克风和耳机，还有被称作技术奇迹的光纤来协助交流的。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他还不能确定，也许我每个月可以到电台讲讲故事。

我对此毫无兴趣。我自己的工作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做一份逼着自己硬挤出故事来的工作，更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不过出于礼貌，我答应回去后考虑考虑。

结果是我妻子西丽对这个提议有了想法。那天晚上,我把国家公共电台这份奇怪的工作意向告诉她,她立即就有了计划,并扭转了我对这件事的思考方向。在三十秒之内,我的态度由拒绝变成了接受。

你没有必要亲自写这些故事,她说,让大家坐下来写他们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把写好的故事寄给你,之后由你把最好的那些在广播里念出来。要是有足够的来客寄来他们的故事的话,这件事情会变得很有意义。

这就是“全民故事计划”的产生过程。那是西丽的主意,然后由我接手做。

9月下旬的某一天,茨韦德林和《周末无所不谈》节目制作人之一丽贝卡·戴维斯一起,到我位于布鲁克林的家里,我们以另一次访谈的形式开始,推出这个计划。我对听众说我正在寻找各类故事。这些故事必须是真人真事,必须是短故事,但是在主题和风格上没有任何限制。我说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能挑战我们对世界的期盼,能展示我们工作生活中或是我们家族历史里,以及我们的身心和灵魂里,那些神秘和来自未知力量的逸闻趣事。换句话说,就是那种看起来像是虚构小说的真实故事。我对他们说,不论大事小事,伤感的事或搞笑的事,凡是所有让人感觉到重要的、可以写在纸上的经历都可以。大家不用担心以前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东西。每个人肯定都知道一些好故事,如果有足够的人参与进来的话,我们就一定会从自己或是别人的故事里,学到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个计划的精神是完全民主的。我们欢迎所有的听众来稿,而我本人在这里承诺一定会阅读每一篇来稿。大家可以探索他们自己的生活 and 经历,但同时他们的行为也会变成一种比他们自身更为强大的集体力量。我对他们讲,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希望能建立起一份事实的档案,一个美国现实生活的博物馆。

那次访谈是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播出的,正好是一年前的今天。从那时候起,我一共收到了四千多份来稿,这个数目比我事先想到的要多好几倍,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淹没在稿子里,在越来越大的一片纸海中

升降沉浮着；有些故事是手写的，有些是打出来的，还有些是从电子邮件里打印出来的。每个月，我都从一大堆稿子里选出最好的五六篇来，做成短短二十分钟的一个单元，在《周末无所不谈》节目里播出。这项工作让我收益不小，也是我所做过的最鼓舞人心的工作之一。不过，这工作也有不好做的时候。有好多次，遇到来稿特别多的时候，我会坐下来不停地看上六七十篇故事，每次这样看完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往往感到自己被彻底地摧毁了，累得一塌糊涂。有太多的情绪要去应付，有太多的陌生人在客厅里扎营，有太多的声音从不同的地方向我涌来。在这样的傍晚，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感到好像全美国的人都走进了我家里似的。我没有听到美国在歌唱，而是听到美国在讲故事。

是的，还有不少疯子寄来胡闹和漫骂的稿子，不过这比我事先想到的要少得多。我还看到一些关于刺杀肯尼迪的内幕，把现在的事情用复杂的解释和《圣经》里的一些章节扯在一起，同时其中还有六七个大企业和政府机构打官司的内幕等等。还有人挖空心思地要激怒我，给我难堪。就在上个星期，我还收到一个署名为“刻耳柏洛斯”的人寄来的一篇稿子，其附件地址是“地下世界66666号”。在那个故事里，他讲述了自己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时，到越南打仗的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他和连里的哥们儿把偷来的一个越南婴儿烤熟，然后围着营火把孩子吃掉了。他的文字给人一种他对自己做过的这种事情很得意的感觉。以我自己的经验来判断，这个故事也许是真实的，但这并不表示我就有兴趣拿到广播里去讲。

从另一方面看，有些神经错乱的人寄来的稿子中，却不乏令人吃惊和极有意思的段落。去年秋天，当这个计划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收到另一个越南老兵寄来的稿子，他是个因谋杀罪在中西部某所监狱里服无期徒刑的人。他在稿子里附了份手写的口供，重述了他是怎样犯下杀人罪的，最后的那句话是：“我从来就不完美，可我是真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正好可以作为“全民故事计划”的信条，也就是我们编选这本书的原则。我们从来就不完美，但我们是真实的。

在我看过的那四千个故事里，大部分都足够精彩，能让我坚持看到最后一个字。大部分都写得简单直接而令人信服，而且大部分都让人对寄来这些故事的作者们刮目相看。我们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都感到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却又好像是被这个世界流放出去的一般。我们都为自身的存在而燃烧着火焰，需要用文字来表达我们内心的一切。许多投稿的人再三对我表示感谢，说我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来说他们的故事，“让人们的心声能被更多的人听到”。人们所说的话通常都很惊人。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体会到我们大部分人的内心世界有多么深沉、有多么热情澎湃。我们的情感原来是如此强烈。我们的爱让我们自己都无力招架，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同时也抹去了自己和他人的界线。在我看过的故事里，有整整三分之一写的是家庭：父母和子女，子女和父母，丈夫和妻子，兄弟和姐妹，还有祖辈们。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人就是这个世界里的人，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之中，不论是伤感的还是搞笑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能把这些关系叙述得那么清楚而又有力。

一些高中生寄来他们的故事，大都写全垒打的经历或是参加田径赛获得奖牌的事情，但却是这些小大人利用这个机会在夸耀他们的成就。令人捧腹大笑的失误，曲折离奇的巧合，与死亡的擦肩而过，奇迹般的遭遇，难以置信的讽刺、预感、悲伤、痛苦、梦想——这些都是投稿人选用的话题。于是我明白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想：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得越多，这个世界就变得越难以捉摸和混乱。一位早先的投稿者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层意思：“到最后，我对现实已经没有恰当的定义了。”如果你对事物不能确定，如果你的头脑能开放到对自己所见到的产生疑问，那么你就会更加小心地来看待这个世界，你就能成为细心的观察者，从而看到别人以前不能看到的東西。你必须愿意承认自己没有得到所有答案，否则你永远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话可说。

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意外的转折，不合常理的事件，我们的生活其实常常类似于那些18世纪的小说。就在今天，又有一批从电子邮件里打印

出来的稿件从国家公共电台送到我门口，在这些新的来稿中，有一篇故事是住在加州圣迭戈的一位女士寄来的。我之所以在这里引用，并不是因为这故事很不寻常，而是因为这是我手边最新近的一个证明：

在我八个月大的时候，我被人从一所孤儿院收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的养父突然去世。我和三个同样被收养的哥哥由寡居的妈妈带大。被收养的人往往有一种想找到自己生身父母的天然欲望。在我婚后接近三十岁的时候，我决定开始寻亲。

我在艾奥瓦州长大，在我找了两年之后，终于在得梅因找到了我的生母。我们见面后一起吃晚饭。我问她我的生父是谁，然后她给了我他的名字。我问他住在哪里，她说“圣迭戈”，而那正是我这五年来的生活地方。我当初搬到圣迭戈时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是我却想住在那里。

原来我上班的大楼就在我生父工作场所的隔壁。我们经常在同一家餐厅吃午饭。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他老婆说有我这么一个人，因为我真的不想打搅他的生活。他这个人一直很花心，身边总不乏女朋友。他和上一个女朋友“一起生活”了十五年，而她就是一直为我提供他的消息来源的人。

五年前，我在艾奥瓦的生母因为得了癌症快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生父的情人打电话对我说我的生父因心脏病突发猝死。我打电话到艾奥瓦医院里告诉我的生母他去世的消息。她就在那天晚上逝世。我接到通知，他们两个人的葬礼都安排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时间完全一样——他的是在加州的上午十一点，而她的是在艾奥瓦的下午一点。

节目做了三四个月之后，我觉得这个项目有必要结集成一本书。太多的好故事不断送来，而我在广播里只能把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播出来。有

好多故事写得太长不符合做成节目的要求，也不适合在短暂的广播时间内播出(每个月只有一个孤独的、脱离身体的声音用十八到二十分钟的时间成为飘过美国空中的电波)，这使我非常想把那些好故事收集起来，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收音机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而国家公共电台几乎深入到了美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无法把这些故事捧在手里。书本是一种实质性的东西，哪怕是你一时放下了，也随时可以再回到你丢下的地方，继续读下去。

这本选集共收入179篇文章——我认为这是过去一年里所收到的四千份稿子中最好的。同时这也是一本具有代表性的选集，是“全民故事计划”整体的缩影。这些章节的每一篇，谈到一个梦，或是一个动物，或是一件失而复得的物品，都有几十篇类似的来稿，也有几十篇可以选进来的稿件。这本书的开篇，只有六句话，写一只鸡的故事(这是去年11月，我在广播里讲的第一篇故事)。最后一篇则探讨了收音机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最后这一篇的作者是安梅妮·罗饶，她是在听了一次“全民故事计划”广播受了感动之后写下她的故事的。我一直希望能够捕捉到美国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但是我从没想到对我自己来说，这个计划本身，也能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这本书的作者们有着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生活领域。在他们当中有一位邮差，一位商船的水手，一位无轨电车司机，一位气表或电表的查表员，一位修理自动钢琴的人，一位清理犯罪现场的人，一位商人，两个牧师，一个在州监狱服过刑的犯人，几个医生，还有各地的家庭主妇，一些农民，以及一些退伍军人。最年轻的作者不到二十岁；年纪最大的将近九十。一半的作者是女性；一半是男性。他们住在城市、郊区和乡下，他们来自四十二个不同的州。在选稿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想过统计上的平衡。我选这些故事只按照内容的优劣来作为标准：重点是看他们的人文性、真实性和其魅力程度。这些数据只是巧合，而出来的结果全凭偶然。

在众多的声音和不同的风格当中，我尝试着建立某种秩序，我把这些

故事分成不同的十大类。每一章的标题都很清楚地说明了故事的内容,但是第四章除外,其“喜剧”篇里全部的内容都是滑稽故事。每一大类里包含的题材范围都很广,内容从闹剧到悲剧无所不有。同时故事中每一个残酷和暴力的叙述,都对应应有仁慈、慷慨或是爱的行为在里面。这些故事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进进出出,过了些时间,你的头都被搞昏了。从一个作者的故事翻到下一个,你会碰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但这些不同正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书中有很多优美而富有哲理的作品,但是也有粗糙和稚嫩的文字。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勉强可以称得上是“文学”。这里的故事完全是另类——直截了当,未经修饰,这些作者看起来缺乏写作技巧,但是绝大多数的故事都令人难以忘怀。我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地读完,而不掉一滴眼泪或是放声大笑。

如果一定要给这些故事下定义的话,我会称它们为快讯——来自人生经历前线的报道。这些都是美国的私人话题世界,读者却能一次又一次地从这里看到历史的痕迹,以及社会中形成个人命运的复杂方式。有部分年龄大些的作者回忆他们童年或青少年时期的事,常常会写到经济大萧条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些出生在20世纪中叶的作者,仍然会受到越战的影响。那场战争已经在二十五年之前就结束了,但是战争仍然像不断出现的噩梦一样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这个国家灵魂上的巨大创伤。另外还有一些作者,尽管生于不同的年代,他们都写到了美国种族歧视的恶疾。这种恶疾对我们的惩罚已经有三百五十多年,而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地去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这种罪恶,直到现在却一直没找到根治的方法。

另外一些故事则涉及到艾滋病、酗酒、吸毒、色情和枪支。各种社会力量一直在侵犯人们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故事里却没有一篇是写社会本身的。我们知道珍妮特·朱潘的父亲在1967年死于越南的战俘营,但她的故事并没有直接说这个事情。以对视觉细节的独到眼光,她追忆在莫哈韦沙漠的一个下午,她的父亲追逐那匹顽强倔傲的马,而我们在知道两年后她

父亲会有什么遭遇的情况下,读着她纪念她父亲的文章。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战争,但是却间接地而且几乎是以画面的方式再现了那个时刻,让我们感觉到美国历史中的那个年代从我们眼前经过。

斯坦·本克斯基父亲的笑声;打在卡罗尔·谢尔曼琼斯脸上的那记耳光;小玛丽·格雷·斯·德姆贝克拖着一棵圣诞树走过布鲁克林的街道;约翰·基思的母亲那枚变卖的戒指;约翰·佛兰内利的手指被卡在不锈钢取暖炉的孔里;梅尔·辛格被自己的大衣扭倒在地;安娜·索尔森在谷仓舞会上;埃迪特·里默尔的自行车;玛丽·约翰逊看到在她儿时居住的那个家里所拍的电影;拉德洛·佩里和那个无腿男子的事情;凯瑟琳·奥斯汀·亚力山大从她的窗户看到七十四街;朱莉安娜·C.纳什走过雪地;德德·瑞恩充满哲学意味的马丁尼鸡尾酒;夏洛琳·布拉舍的悔恨;玛丽·麦卡卢姆父亲的梦想;厄尔·罗伯茨的领扣。一篇又一篇的故事,都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便你读完了所有的篇目,这些故事依然会跟着你,之后你发现自己竟然会如记得一则深刻的寓言或是一个很棒的笑话一样记得它们。这些形象清楚、紧凑,尽管有些显得苍白缺乏分量,但每一篇都小得可以让你放进口袋,就像我们随身带着的自己家人的照片一样。

目 录

序言 保罗·奥斯特 ... 1

动物

那只鸡 琳达·艾勒根特 ... 3

捣蛋鬼 耶尔·赫夫曼 ... 3

黄蝴蝶 西蒙奈特·杰克逊 ... 5

巨蟒 朱迪丝·贝丝·科恩 ... 6

甫 帕特里夏·L.兰伯特 ... 9

纽约迷途狗 伊迪丝·S.马克斯 ... 11

猪排 埃里克·温 ... 12

B 苏珊娜·斯特罗 ... 13

两种爱 威尔·科菲 ... 15

兔子的故事 巴里·福伊 ... 16

卡罗琳娜 凯莉·奥尼尔 ... 17

安迪与蛇 隆·法比安 ... 19

蓝色的天空 科奇·斯图尔特 ... 22

暴露 迈克尔·奥本海默 ... 23

维提戈 珍妮特·施密特·朱潘 ... 25

物件

星星与链子 史蒂夫·拉庆 ... 31

广播吉卜赛 比尔·卡姆尔 ... 31

自行车的故事 埃迪特·里默尔 ... 33

外婆的瓷器 克里斯蒂娜·朗德奎斯特 ... 36

贝司 马克·斯奈德 ... 38

母亲的表 雷蒙德·巴里 ... 41

结案 杰里·霍克 ... 43

照片 贝弗利·彼得森 ... 43

阁楼上找到的手稿 马库斯·罗森鲍姆 ... 44

我的天霸老车 劳伦·夏皮罗 ... 46

没有吸取的教训 卡罗尔·谢尔曼琼斯 ... 47

全家人的圣诞节 唐·格拉威斯 ... 49

我的摇椅 迪克·贝恩 ... 50

独轮车 戈登·李·施特尔特 ... 52

软底鹿皮鞋 基恩·克拉克神父 ... 53

有条纹的钢笔 罗伯特·M. 罗克 ... 56

洋娃娃 罗伯特·麦克吉 ... 57

录像带 玛丽·约翰逊 ... 61

钱包 芭芭拉·胡丁 ... 62

金子般的礼物 约翰·基思 ... 64

家庭

- 落汤鸡 斯坦·本克斯基 ... 71
- 与世隔绝 露茜·海登 ... 72
- 关联 米丽娅姆·罗森茨魏希 ... 74
- 圣诞节前那个星期三 杰克·费尔 ... 76
- 父亲是怎样丢掉工作的 弗雷德·穆拉托利 ... 78
- 丹尼·科瓦尔斯基 查理·彼得斯 ... 80
- 报复 埃里克·布罗特曼 ... 82
- 克里斯 埃德温娜·波特里·罗梅罗 ... 84
- 伸出你的小脚 安娜·索尔森 ... 88
- 默特尔姑婆 劳拉·布劳格顿·沃特斯 ... 90
- 美国式的“奥德赛” 简·亚当斯 ... 93
- 一盘豌豆 里克·拜尔 ... 96
- 洗罪 希瑟·阿特伍德 ... 98
- 双重悲伤 玛莎·鲁塞尔·徐 ... 100
- 一张生活照 珍宁·曼金斯 ... 103
- 玛吉 克里斯蒂娜·克拉维茨 ... 106
- 一千美元 I.Z.蒂娜 ... 108
- 放风 乔·米塞利 ... 111
- 追忆 玛丽·格雷斯科·德姆贝克 ... 118

喜剧

- 两岸 贝丝·奇维尔 ... 125
- 费多拉毡帽 琼·维尔金斯·斯通 ... 126

与男人作对的大衣	梅尔·辛格 ... 127
那是娱乐	南希·威尔逊 ... 128
蛋糕	杰勒德·伯恩 ... 129
搭安迪的便车	吉姆·弗隆 ... 131
“淑女”	琼·范登·休维尔 ... 132
穿牧师服的第一天	尤金·奥布赖恩 ... 133
犹太牛仔	詹妮弗·派伊 ... 134
怎样获得朋友、影响别人	杰利·叶林 ... 136
你父亲有花粉过敏症	托尼·鲍威尔 ... 137
李·安与霍利·安	霍利·安·赫费鲍尔 ... 140
我为什么恨毛皮大衣	弗蕾迪·莱文 ... 141
机场故事	兰迪·韦尔奇 ... 143
眼泪与梦呓	艾丽斯·欧文斯-约翰逊 ... 144
餐车	约翰·佛兰内利 ... 147
布朗克斯式欢乐	乔·里佐 ... 148
希格利的一天	卡尔·布鲁克斯比 ... 150

陌生人

七十四街之舞	凯瑟琳·奥斯汀·亚力山大 ... 155
和比尔的一次谈话	约翰·布劳雷 ... 156
灰狗之旅	贝丝·特维加·高夫 ... 158
纽约小故事	戴娜·T·佩恩 ... 162
我的错	拉德洛·佩里 ... 165
无法转寄的信	乔西·多尔曼 ... 167

- 新来的女孩 马克·米切尔 ... 169
- 市场大街的送冰人 R.C.范库伊 ... 171
- 我和贝比 索尔·伊斯勒 ... 174
- 诗人的生活 克莱顿·艾舍尔曼 ... 175
- 失落园 艾丽卡·哈根 ... 176
- 彩虹 凯蒂·莱特切尔·莱尔 ... 178
- 上帝救了我 玛丽·安·加勒特 ... 180
- 我的故事 雷切尔·沃森 ... 182
- 世界真小 保罗·K.休密斯顿 ... 186
- 1949年的圣诞节早晨 西尔维亚·西摩·艾金 ... 189
- 布鲁克林·罗伯茨 阿道夫·洛佩斯 ... 191
- 每晚一千三百八,双人房 布鲁斯·爱德华·霍尔 ... 194
- 光亮里的枪声 莱恩·古德曼 ... 199
- 雪 朱莉安娜·C.纳什 ... 207

战争

- 联军里跑得最快的人 迈克尔·库雷提克 ... 213
- 1862年的那个圣诞节 格蕾丝·塞尔·威尔森 ... 214
- 格拉巴山 玛丽·帕森斯·伯凯特 ... 216
- 萨维内 哈罗德·塔珀 ... 217
- 五十年后 吉塞拉·克鲁斯·埃维特 ... 218
- 他与我姐姐同岁 米琪·C.马兰德拉 ... 219
- 拿路易叔叔打赌 珍妮·W.海尔彭 ... 220
- 十分选手 保罗·伊贝尔托夫特 ... 223